





魏書卷二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秋零彊不凌弱隱恤孤鳧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成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宣王室北服丁零招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皇

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  
 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跼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  
 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劉淵姦賊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害  
 無辜殘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  
 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時逢多  
 難懼損皇祀欲引兵駕獫狁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  
 算獨斷決謀盟意爰命外國引軍內備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壹倫牙門  
 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韃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  
 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昔桓  
 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賞備物大衆迴動熙同靈集興軍百萬期不經  
 日兄弟齊契決勝廟算鼓譟南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到鎮言若合符引接款  
 密信義不渝會盟汾東銘篆丹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誓命將精銳先驅南  
 救涅縣東解壽陽窘迫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平上黨遽遭寇暴白骨交

橫羯賊肆虐六郡凋傷羣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輕指羯黨破喪遺騎十萬前  
臨淇漳鄴遂振潰凶逆奔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  
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於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  
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家憂國以危易  
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非桓天  
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回動大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  
平之日納貢充蕃憑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  
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歎歎悲  
痛煩寃載號載呼舉國崩絕攀援靡訴遠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  
塗高山其頽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夫又云桓帝忠於晉室駿奔長衢隆  
冬淒淒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疹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事經勳同  
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廚考行論勳諡曰義烈功施於人祀  
典所說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絕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龜蕭鼓輶蓋殊制反

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沒有餘靈長存不朽延於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釁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絕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勳攘大患六郡無闕 悉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

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勳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沉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舍等名皆見碑

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世州從事既與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

膂力並以爲將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勳效皆拜將軍  
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  
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修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  
嫌迭相誅戮雄澹並爲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  
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  
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衆而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  
平城撫綏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澹之衆欲因其  
銳以滅石勒雄澹諫曰亂民飢疲未可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澹  
率衆討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  
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莫含鴈門繁峙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  
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入國  
含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寇滔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執

沉溺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  
傾身竭寶長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恥卿爲忠節亦是奮義之時何得苟惜  
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益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舍乃入  
代參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舍家獨留舍甚爲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  
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舍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  
云

予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泥  
斬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麟捐郡逃走太祖追討題爲大將別出  
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粟侍宴粟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  
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  
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轉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



參軍國謀議世祖之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并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廟中卒謚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太祖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與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苻堅進庫仁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產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承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承擊規大破之阮規

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於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曰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苻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肺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萬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其後徙牧于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顯本名醜伐旣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紀太祖卽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健先居賀蘭部至是奴真請召健而讓部焉太祖義而許之健旣領部自以久託賀訥德之乃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染干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請之奴真奴真曰父爲國

家附臣世効忠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懷貳於是殺  
健及去斤染干聞其殺兄率騎討之奴真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  
責止染干奴真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  
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疋於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  
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  
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溼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  
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威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  
而並貽非命惜乎

魏書卷二十三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衛操等列傳論自立功之地○功字下北史有名字應以彼爲是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魏書卷二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張袞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  
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  
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苻  
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  
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彊卽  
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  
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  
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  
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

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太祖卽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尙書甚見禮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麤元年卒

子才襲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

子世宗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



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符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謙爵關內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旣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

刺史高陽公諡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爲冠軍司馬後爲祁令太宗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壘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爲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諡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國中山太守

安國弟安都廣寧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諡曰烈

子白虎襲爵爲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是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

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袁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  
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  
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袁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  
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袁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袁每告  
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  
天姿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  
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  
離共相疑阻袁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  
之規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  
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  
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  
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命袁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袁言  
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羸師卷

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袁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袁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袁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袁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司馬德宗將郗恢書失旨黜袁為尚書令史袁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袁袁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袁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袁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

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  
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  
伏願恢崇睿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  
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哈遺恨在齊臣  
雖閭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勳  
遣大鴻臚卽墓策贈太保諡曰文康公

子溫外都大官廣寧太守卒

子貳興昌黎太守

溫弟楷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  
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袁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爲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  
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崎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

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爲中都大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康侯

子陵襲爵後爲赤城典作都將卒

子狀襲爲中散卒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爲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城戍將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永寧侯

延弟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敏於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幾密後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變興親動賊必望靡崩散寧容仰挫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

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尙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尙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讚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尙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闕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辯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輾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

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殿鑿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  
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  
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尙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疋粟三千石遣侍御史  
營護喪事冊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諡曰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  
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  
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  
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  
略帝國日有不暇遂令賢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  
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  
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言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  
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  
職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



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  
來觀我懼之以疆儻卽歸附示之以弱窺覩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  
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  
來旣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  
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  
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鄜生之辯聘終軍之  
辭憑軾下齊長纒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  
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  
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威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  
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  
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通孽飲馮瀚海之瀆鏤石  
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戍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農  
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

葉昔文公請隧裏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曾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倫弟恩奉朝請員外郎

白澤弟庫瀛州刺史宜陽侯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蘭弟修虎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玄察民疾苦還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度弟太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組陽侯

太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

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並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  
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  
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  
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爲征東功曹太原郝軒世名知  
人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  
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繫郝軒歎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鷗  
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尙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  
正與世不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太祖征慕容  
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  
見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司馬德宗遣使來  
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  
土或卽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

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疆楚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恆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尙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爲之踰甚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嘗諂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

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冀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尙焉尙書職罷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卽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太宗卽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己訪問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兇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

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瑞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事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感秋不可爲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觀就受遺言更遣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饗廟庭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

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子浩襲爵別有傳

次子簡字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祖初歷位中書侍郎征虜將軍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

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出爲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爵陽武侯坐浩伏誅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始玄伯父潛爲兄渾誅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爲過於己也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初徵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遷祕書監賜爵貝丘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真君四年卒諡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嵩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世祖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諡曰元寬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寬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鎮西



將軍拜陝城鎮西將峭地嶮民多寇劫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買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奏高祖嘉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薄葬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爲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修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衡

有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自謁者僕射出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肫之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敞弟鍾字公祿奉朝請弟肫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尚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胤辭訴累歲入士嫉之尔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肫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衡弟恕尚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琰兄霸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神麤中平滑臺模歸降後賜爵武陵男加軍遠將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閒託開境規贖模

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隆東郡太守與朱修之守滑臺神廡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爲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幼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幼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初真君末車駕南克鄒山模兄協子邪利爲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次恩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沖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爲張氏婦一女爲劉休賓妻生子文華邪利後生庶子法始邪利亡後二女悔法始庶孽常欲令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

法始恨忿無所不爲後懷順歸化迎喪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季柔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彥遠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睦來降也與高陵張炅郭緝俱至陵蕭寶夤西討開府西閣祭酒寶夤反陵其黃門侍郎關中平還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陵頗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固字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瓊慕容垂車騎屬父輯南徙青州爲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

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收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移鎮歷城劉彧既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舉兵推立子業第子勛子勳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安南將軍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爲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彧命皇興初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固築長圍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劉氏蕭牆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啓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闕庭但劉彧尋續遣使怒臣百死愚以世奉劉氏深愆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曜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於臣款彧之誠庶可以

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實  
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枯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格有苗  
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  
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  
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  
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  
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飢餓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延  
興中卒年五十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朝集相見本旣  
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  
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虛也安都視人殊自  
蕭索畢捺固依依也

子景徽字文敬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爲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  
大鴻臚少卿出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定

子休篡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別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威將軍卒

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別功贈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卒於郡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淵並在城內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慶明菩薩等爲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其聞道固已敗母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勅以白衣賜禱幘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爲尙書儀曹郎遷洛之

後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戒於黃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敘粲然復與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感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第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所稱稍蝸殊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通於疆場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主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息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恥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起鄉土如弟之徒誰



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遙二千里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今  
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  
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  
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卽  
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爭疆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  
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絕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  
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  
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  
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  
至長安東盡卽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  
必舉買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沉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  
髮精哉斯談第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起崖疑非  
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

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久之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於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閒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麟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伯麟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麟率州軍討之於薨薨城爲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爲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鎮遠將軍前將軍數爲將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單父戰歿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麟訟競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

焉

祖螭小字社客儼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爲兼統軍率衆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余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斛其母季春思墓惜錢不買

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爲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汙死於晉陽  
玄伯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謚好  
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  
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  
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  
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  
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

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出爲蒲丘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入爲  
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  
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漢昌子改下博子加中壘將軍太  
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  
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  
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旣而恨之時人  
咸愍惜焉

子頽襲爵爲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頽  
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  
萬詣行在所詔頽爲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爲  
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還卒於路謚曰文恭

子怡襲爵官至荊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

長子良奴襲爵

良奴弟侍高祖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爲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太傅元丕出爲并州刺史以述爲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尋徵爲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諡曰貞

長子纂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纂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閣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潁州刺史建義初聞尔朱榮入洛朝士見害遂奔蕭衍

怡弟宗慶以中書學生入爲中散稍遷尙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州鎮憚之號爲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爲民所訟雖訊鞠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尙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

尚書左丞郢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穎第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第穎卒於中書侍郎

穎長子靈珍中學生祕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羨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爲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  
之爲齊州仍爲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  
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爲損中山王英攻義陽  
羨爲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副侍中游肇爲畿內大使後行貨  
於錄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  
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黃  
門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爲河南尹羨仍黃門加平南將軍羨以義  
陽軍司之勳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焉時幽瀛滄冀  
大水頻經寇難民飢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

神龜初發疽卒年五十四詔賜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祕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賞故不許躋襲躋訴訟久之始聽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躋樞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禪例降

靈珍弟靈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賜爵昌國侯爲政清簡有威望  
惠

子恭伯右光祿大夫

史臣曰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兼

筆禍非其罪悲哉

魏書卷二十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

崔玄伯傳行押之書○押北史誤押臣人龍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

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號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於此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甚多也。

崔模字思範○北史崔模附崔暹傳後又本書崔辯傳長子景儁高祖賜名爲逸逸弟模字叔軌是別一崔模也

討海戒於黃郭○海戒二字不可考當海賊字之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



魏書卷二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三

長孫嵩

長孫道生

長孫嵩代人也太祖賜名焉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太祖嵩未決烏渥回其牛首嵩僂俛從之見太祖于三漢亭太祖承大統復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太宗卽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

鄴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勅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嶠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舉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太宗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禁中於是詔世祖臨朝監國嵩爲左輔世祖卽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居士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烏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尙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代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

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諡曰宣王後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

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諡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爲公高祖時自頽先世勳重復其王爵薨諡簡王

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右衛將軍卒諡慎

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太祖愛其慎重使掌幾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宗卽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世祖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世祖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

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  
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義隆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  
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  
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  
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  
用家爲今疆寇尙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其恭慎  
如此世祖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  
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  
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子抗位少卿早卒

抗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  
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  
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高祖初拜殿中尙書侍中吐谷渾又侵

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稚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高祖南討授七兵尙書太常卿右將軍世宗時候剛子淵稚之女婿剛爲元義所厚故稚驟得轉進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遼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稚以兩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稚後殿初稚旣總張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尙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稚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稚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稚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鄴道元爲行臺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沱稚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稚與琛並除

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  
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稚爲行臺討之稚時  
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答曰死而  
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  
位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  
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稚乃據河東  
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  
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  
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  
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  
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  
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  
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



果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勅稚克寶賁將侯終德寶賁出走雍州平除雍州刺史莊帝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尙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廢帝立遷太尉公錄尙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尔朱使稚入洛啓帝誅世隆兄弟之意出帝初轉太傅錄尙書事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稚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出帝入關稚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妬忌防限稚稚相愛敬旁無姻妾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廉武稚少輕俠鬪鷄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

子彥本名尙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出帝與齊獻武王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弘農以爲心膂後從帝入關子彥少常墜馬折

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子裕位衛尉少卿

魏書卷二十五

魏書卷二十五考證

列傳第十三○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長孫嵩傳見太祖於三漢亭○三北史作二

長孫道生傳子抗○抗北史作胤

魏書卷二十五考證



魏書卷二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四

長孫肥

尉古真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太祖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常侍從禦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從征劉顯自濡源擊庫莫奚討賀蘭部並有戰功太祖征蠕蠕大破之肥降其主匹候跋事具蠕蠕傳又從征衛辰及薛干部破滅之蠕蠕別主緄紇提子曷多汗等率部落棄父西走肥以輕騎追至上郡斬之後從征中山拜中領軍將軍車駕次晉陽慕容寶并州刺史遼西王農棄城宵遁肥追之至蒲泉獲其妻子太祖將圍中山慕容寶棄城奔和龍肥與左將軍李粟三千騎追之至范陽不及而還遂破其研城戍俘千餘人中山城內人立慕容普隣爲主太祖圍之普隣乃出步卒千餘人欲伺間犯圍太祖命肥挑戰僞退普隣衆追肥太祖截其

後盡擒斬之時以士馬少糧遂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慕容賀麟殺普隣而自立車駕次魯口遣肥帥七千騎襲中山入其郭而還賀麟以步騎四千追肥至泝水肥自魏昌擊之獲鎧騎二百肥中流矢瘡重乃還中山平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羣盜趙準爲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青冀二州牧鉅鹿公儒爲長史聚黨二千餘人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史扇動常山鉅鹿廣平諸郡遣肥率三千騎討之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生擒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轅之於市夷其族除肥鎮遠將軍兗州刺史給步騎二萬南徇許昌略地至彭城司馬德宗將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貢其方物姚平之寇平陽太祖將討之選諸將無加肥者乃徵還京師遣肥與毗陵王順等六萬騎爲前鋒車駕次永安平募道勇將率精騎二百闕軍肥逆擊擒之匹馬不返平退保柴壁太祖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肥撫慰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每戰常爲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

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奴婢數百口畜物以千計後降爵爲藍田侯天賜五年卒諡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

翰少有父風太祖時以善騎射爲獵郎太宗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太宗卽位遷散騎常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後爲都督北部諸軍事平北將軍真定侯給殿中細拾隊加旌旗鼓吹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爲公世祖卽位徵還京師進封平陽王加安集將軍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世祖親征之遣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伏干於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餘匹又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以討大檀大檀衆北遁追擊克獲而還尋遷司徒襲赫連昌破之世祖復征昌翰與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騎三萬爲前驅昌戰敗奔上邽翰以八千騎追之至高平不及而還從襲蠕蠕車駕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衆赴之遇翰交戰匹黎衆潰走斬其渠帥數百人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太祖甚重之神麴三年薨深見悼惜爲之流涕親臨其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賻

賜有加諡曰威陪葬金陵

子平成襲爵降爲公平成少以父任爲中散累遷南部尙書卒陪葬金陵

子渾襲爵渾初爲中散久之爲彭城鎮將太和中卒

子威襲爵

翰弟受興世祖時從征平涼以功賜爵長進子除河間太守卒

子安都襲爵顯祖時爲典馬令

受興弟陳世祖時爲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  
長城下以功賜爵五等男又從征涼州爲都將領入官遷殿中給事中進爵爲  
子遷駕部尙書復出爲北鎮都將陳性寬厚好學愛士所歷輒爲人追思之高  
祖卽位進爵吳郡公加安東將軍興光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吳郡王諡曰恭陪  
葬金陵

子頭襲爵高宗時爲中散遷內行長典龍牧曹天安初卒

子拔襲爵



陳第蘭世祖初爲中散常從征伐典御兵器賞賜甚厚後以破平涼功賜爵睢陽子加奮武將軍遷散騎常侍北部尙書後除豫州刺史卒

子烏孤襲爵高祖初出爲武都鎮將入爲散令

子樂孝靜時金紫光祿大夫

肥弟亦干太祖初爲羽林郎從平中原除廣平太守卒

子石洛世祖初爲羽林郎稍遷散騎常侍從征赫連昌爲都將以功拜樂部尙書賜爵臨淮公加寧西將軍神麁中卒諡曰簡

子真少以父任爲中散從征平涼以功賜爵臨城子拜員外散騎侍郎廣武將軍襲父爵降爲建義將軍臨淮侯遷司衛監征蓋吳遷殿中尙書加散騎常侍從駕征劉義隆至江進爵南康公加冠軍將軍卒於軍

子吳兒襲爵高祖初爲中散武川鎮將太和初卒贈恆州刺史

子長樂襲坐事爵除後歷陵江將軍羽林監

子榮族武定中征西將軍繁昌男

吳兒弟突朔州長史

子元慶平州倉曹參軍

尉古真代人也太祖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隣並有功又從救賀蘭破衛辰子直力鞬復擊慕容寶於參合陂又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加建節將軍太宗初爲鴻飛將軍率衆五千鎮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真與奚斤等率前軍討越勒部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掠二萬餘家西還泰常三年除定州刺史卒

子億萬襲卒

子盛襲

古真弟太真太宗初爲平南將軍相州刺史

太真弟諾少侍太祖以忠謹著稱從圍中山諾先登傷一目太祖歎曰諾兄弟

並毀其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寵待遂隆除平東將軍賜爵安樂子從討姚平  
還拜國部大人太宗初爲幽州刺史加東統將軍進爵爲侯長孫道生之討馮  
跋也諾與驍騎將軍延普率師次遼西轉寧東將軍進爵武陵公諾之在州有  
惠政民吏追思之世祖時薊人張廣達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安東將軍  
幽州刺史改邑遼西公兄弟並爲方伯當世榮之燕土亂久民戶凋敝散諾在  
州前後十數年遺業者萬餘家延和中卒

第八子觀襲爵卒

子崙襲

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太宗時執事左右爲大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  
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檀問其故眷曰受斤負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  
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檀前左右救之乃免由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太宗幸  
幽州詔眷輔世祖居守後征河南督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世祖  
卽位命眷與散騎常侍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賜爵山桑侯加陳

兵將軍又爲安北將軍出鎮北境與平陽王長孫翰擊蠕蠕別帥阿伏于於祚山率師至歌刪山擊蠕蠕別帥便度第庫仁直引師而北蠕蠕部帥莫孤率高車騎五千乘來逆眷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又從征蠕蠕眷出白黑兩漠之間擊其東部大獲而還又從征赫連昌眷出南道擊昌於上邽士衆乏糧臨淮公丘堆等督租於郡縣爲昌所敗昌乘勝抄掠諸將患之眷與侍御史安頡陰謀設伏邀擊擒昌以功拜寧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源陽公後從征和龍眷督萬騎前驅慰喻降二千餘戶尋爲假節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內諸軍事安南將軍開府鎮虎牢張掖王禿髮保周之反也徵眷與永昌王健等率師討之破保周於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騎追之保周窮迫自殺詔眷留鎮涼州加都督涼沙河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轉敦煌鎮將又擊破吐谷渾俘三千餘口眷歷鎮四蕃威名並著高宗時率師北擊伊吾剋其城大獲而還尋拜侍中太尉進爵爲王與太宰常英等評尙書事高宗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諫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雖方寒

雪兵人勞苦以經略大體宜便前進高宗從之遂渡漠而還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和平四年薨高宗悼惜之贈大將軍諡曰莊

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顯祖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高祖初蠕蠕部帥无盧真率三萬騎入塞圍鎮多侯擊走之以功進號征西大將軍後多侯獵于南山蠕蠕遣部帥度拔入圍敦煌斷其還路多侯且前且戰遂衝圍而入率衆出戰大破之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因上疏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之太和元年爲妻元氏所害子建襲爵歷位給事中卒無子

建弟那襲爵卒

子範襲

範弟顯業散騎常侍與太原公主姦通生子彥武定中衛將軍南營州刺史

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高祖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左將軍太中

大夫肅宗時議欲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季大掠北境詔尙書令李崇討之慶賓別將隸崇出塞而返元法僧之外叛蕭衍遣其豫章王蕭綜鎮徐州又詔慶賓爲別將隸安豐王延明討之尋除後將軍肆州刺史時尔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畏惡之據城不出榮恨慶賓舉兵襲之慶賓別駕姚和內應榮遂害慶賓僚屬拘慶賓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母憂還都尋起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都督鎮汝陰還朝永安二年卒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又追加侍中司空公

慶賓子豹起家員外郎肅宗時行潁州事與蕭衍將裴之禮戰歿

豹弟瑾武定中東平太守

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宗時爲左機令世祖少而善之卽位擢爲庫部尙書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領侍鞞郎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祖見其效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世祖將征平涼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罾折脅而卒世祖親往臨撫哭之甚慟

贈中領軍將軍燕郡公諡曰惠贈賜豐厚

子長壽幼拜散騎常侍遷殿中右曹尚書仍加散騎常侍從征劉義隆至江賜爵會稽公加冠軍將軍高宗時除涇州刺史和平五年卒

子彌真襲爵彌真卒無子

弟狀德襲爵

地干弟侯頭襲地干職爲庫部尚書

侯頭弟力斤亦以忠謹聞歷位御史中尉并州刺史有政績加冠軍將軍賜爵晉陽侯卒贈平南將軍

力斤弟焉陳尚書安樂侯

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義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平西將軍東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義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拒而不許義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驗無狀還復任尋卒於州時年五十贈安北將軍朔州刺史

子儉武定中開府祭酒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魏書卷二十六



魏書卷二十六考證

尉古真傳擊蠕蠕別帥阿伏干於柞山○本卷上文世祖遣長孫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干于柞山此作柞亦小異

魏書卷二十六考證

卷之二十六

...

...

魏書卷二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五

穆崇

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爲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劓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獎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謀執太祖以應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衆咸歸附富貴不可失願舅圖之崇乃夜告太祖太祖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太祖爲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從平中原賜爵歷陽公散騎常侍後遷太尉加侍中徙爲安邑公又從征高車大

勝而還姚興圍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救太祖遣崇六千騎赴之未至恭  
靖敗詔崇卽鎮野王除豫州刺史仍本將軍徵爲太尉又徙宜都公天賜三年  
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祕之及有司奏諡太祖親覽諡法  
至述義不克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諡曰丁公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  
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馬與從者乃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識賊皆驚  
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於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  
乃覺悟馳馬隨狼而走適去賊黨追者已至遂得免難太祖異之命崇立祀子  
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

崇長子遂留歷顯官討蠕蠕有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

子乙九內行長者以功賜爵富城公加建忠將軍遷散騎常侍內乘黃令侍中  
卒諡曰靜

子真起家中散轉侍東宮尙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勅離婚納文明太后姊  
尋除南部尙書侍中卒諡曰宣高祖追思崇勳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撰定碑

文建於白登山

真子泰本名石洛高祖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尙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賜爵馮翊侯遷殿中尙書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爲公出爲鎮南將軍洛州刺史例降爲侯尋徵爲右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又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改封馮翊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進征北將軍初文明太后幽高祖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高祖德之錫以山河寵待隆至泰自陳病久乞爲恆州遂轉陸叡爲定州以泰代焉泰不願遷都叡未及發而泰已至遂潛相扇誘圖爲叛乃與叡及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鎮北將軍樂陵王思譽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不從僞許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兵肆兵以討之澄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車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數百人攻煥郭門冀以一捷不克單馬走出城西

爲人擒送澄亦尋到窮治黨與高祖幸代親見罪人問其反狀泰等伏誅

子伯智八歲侍學東宮十歲拜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尚饒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早卒子階

伯智弟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乃得還爲太尉參軍事

子容武定中汲郡太守

乙九弟忸頭侍中北部尚書卒贈司空公諡曰敬

子蒲坂虞曹尚書征虜將軍涇州刺史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昭

子韶字伏與員外散騎侍郎代郡太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卒贈使持節

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文

子遵伯幽州司馬

遂留弟觀字闡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卽位爲左

衛將軍縮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宣陽公

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

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內時年三十五太宗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諡曰文成世祖卽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惜慙慙以爲自泰常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見稱如此

子壽襲爵少以父任選侍東宮尙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世祖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尙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屬值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密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如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世祖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恭宗總錄要機內外聽焉行文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世祖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尙書李順世祖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

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世祖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爲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餒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真君八年薨贈太尉諡曰文宣

子平國襲爵尙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輔正平元年卒

子伏干襲爵尙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和平二年卒諡曰康無子

伏干弟罷襲爵尙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又除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高祖以其勳德之貴讓而赦之轉征東將軍吐京鎮將罷賞善罰惡深自克勵時



西河胡叛羆欲討之而離石都將郭洛頭拒違不從羆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就刑戮高祖乃免洛頭官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是部內肅然莫不敬憚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民懷之並爲表請高祖皆從焉羆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闕頌羆恩德高祖以羆政和民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例降王爲魏郡開國公邑五百戶又除鎮北將軍燕州刺史鎮廣寧尋遷都督夏州高平鎮諸軍事本將軍夏州刺史鎮統萬又除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民卒于家世宗時追贈鎮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建字晚興性通率頗好文史起家祕書郎稍遷直閣將軍兼武衛建妻亦朱榮之妹建常依附榮榮入洛之後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征北將軍封濟北郡開國公後遷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尙書北道行臺并州

事元暉之立建兼尚書右僕射俄轉侍中驃騎大將軍出帝末本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天平中坐事自殺於五原城北

子千牙武定中開府祭酒

建弟衍字進興解褐員外郎封新興縣開國子稍遷通直常侍行雲州事

罷弟亮字幼輔初字老生早有風度顯祖時起家爲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徙封長樂王高祖初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在州末期大著聲稱徵爲殿中尚書又遷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都大將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朝百姓追思之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著教素著矜其亡滅彌博凶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民歸樂表請納之高祖從焉於是率騎三萬次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是時階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率衆數千人寇仇池屯于陽退嶺亮副將楊靈珍率騎擊走之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征伐

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尙書右僕射于時復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尙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時蕭頤遣將陳顯達攻陷醴陽加亮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懷洛南北豫徐兗六州諸軍事以討之顯達遁走乃還尋遷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高祖毀瘠猶甚亮表曰王者居極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懷柔百靈是以古先帝王制禮成務施政立治必順天而後動宣憲垂範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時不忒陰陽和暢若有過舉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納麓之前孔子至聖喪無過瘠之紀亮書稽古之美不錄在服之痛禮備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雖有上達之言未見居喪之典然則位重者爲世以屈己居聖者達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參二儀惠澤覃河海宣禮明刑動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喪練事既闋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衆庶之制廢越縉之

大敬闕宗祀之舊軌誠由文明太皇太后聖略超古惠訓深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比之前代感爲過甚豈所謂順帝之則約躬隨衆者也陛下旣爲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則爲之慘悴父過感子則爲之憂傷近蒙接見咫尺旒冕聖容哀毀駭感無止況神祇至靈而不久虧和氣微致風旱者哉書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一人過哀黎元焉繫羣官所以顛殞震懼率土所以危惶悚慄百姓何仰而不憂嘉禾何由而播殖願陛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輿駕時動以釋憂煩博採廣諮以導性氣息無益之戀行利見之德則休徵可致嘉應必臻禮教並宣孝慈兼備普天蒙賴含生幸甚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省啓以增悲愧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引見羣臣於太華殿高祖曰朕仰遵先意將營殿宇役夫旣至興功有日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

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惟深悲感亮稽首對曰臣聞稽之卜筮載自典經占以決疑古今攸尚興建之功事在不易願陛下訊之著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民力凋弊且材幹新伐爲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高祖曰若終不爲可如卿言後必爲之逾年何益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終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尙若此况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且今入表清晏年數又登爰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之何當委之大分豈假卜筮遂移御永樂宮後高祖臨朝堂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自決之又謂亮曰徐州表給歸化人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荆揚不賓書軌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蕃儲虛竭雖得戶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賑恤卿意何如亮對曰所存遠大實如

聖旨及車駕南遷遷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高祖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高祖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舍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及亮兄麗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高祖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頻煩固請久乃許之尋除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徙封頓丘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以紹崇爵世宗卽位遷定州刺史尋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時年五十二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七百匹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謚曰匡

子紹字永業高祖以其貴臣世宗顧念之九歲除員外郎侍學東宮轉太子舍

人十一尚瓊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侍郎領京兆王愉文學世宗初通直散騎常侍高陽王雍友遭父憂詔起襲爵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遷祕書監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卿又遷衛將軍太常卿尋除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冀州刺史以母老固辭忤旨免官除中書令轉七兵尚書徙殿中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復爲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希造人門領軍元義當權熏灼曾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皇太后欲黜義猶豫未決紹贊成之以功加特進又拜其次子巖爲給事中尋加儀同三司領左右時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久乃起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拜又除侍中託疾未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莊帝立丕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公進

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民謂必加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主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  
余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未幾降王復本爵元顥入洛以紹爲兗州刺史行達東郡顥敗而反普泰元年除都督青齊兗光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未行其年九月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太保冀州刺史諡曰文獻

子長嵩字子岳起家通直郎再遷散騎常侍襲爵轉鎮東將軍光祿少卿興和中卒贈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巖武定中司徒諮議參軍

平國弟相國官至安東將軍濟州刺史上洛公

相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子平城早卒高祖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合葬



平城弟長城司徒左長史

子世恭武定中朱衣直閣

長城弟或符璽郎中卒

子永延尚書騎兵郎青州征東司馬

正國弟應國征西將軍張掖公

子度孤襲爵平南將軍梁城鎮將

子清休頗有將略司農少卿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

子鐵槌祕書郎

應國弟安國歷金部長殿中尚書加右衛將軍賜爵新平子爲乙渾所殺追贈

征虜將軍

子吐萬襲爵襄城鎮將

子金寶祕書郎

壽弟伏真高宗世稍遷尚書賜爵任城侯出爲兗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濮陽公  
子常貴南陽太守

伏真弟多侯歷位殿中給事左將軍賜爵長寧子遷司衛監高宗崩乙渾專權  
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温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  
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諡  
曰烈

子胡兒襲爵

觀弟輪平原鎮將西海王薨

子龍仁襲爵降爲公卒

子豐國襲爵

豐國弟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稚陸希道等齊名於世矜己  
陵物頗以損焉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  
世比校徒流實用慚屈高祖曰朕欲敦厲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

汚弼曰既遇明時取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高祖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卽命弼謁之因爲高祖所知輿駕南征特勅隨從世宗初除尙書郎以選爲高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世宗善之除中書舍人轉司州治中別駕歷任有稱肅宗時河州羌却鐵忽反勅兼黃門慰喻忽以功加前將軍賜以錢帛尋以本將軍行揚州事追拜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使持節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懿

子季齊釋褐司徒參軍事開府騎兵參軍

翰弟顓忠謹有材力太宗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世祖征赫連昌勇冠一時世祖嘉之遷侍叢郎殿中將軍賜爵泥陽子從征和龍功超諸將拜司衛監加龍驤將軍進爵長樂侯曾從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顓搏而獲之世祖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顓乃過之後從駕西征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進爵建安公出爲北鎮都將徵拜殿中尙書出鎮涼州所在著稱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尙書高宗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事西征吐谷渾出南道坐

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高祖又以顓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天安元年卒贈  
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

子寄生襲

寄生弟粟涼州鎮將安南公

子祁字願德通直常侍上谷河內二郡太守司州治中太子右衛率卒贈齊州  
刺史

子景相字霸都中書舍人上黨太守

粟弟泥乾爲羽林中郎賜爵臨安男後稍歷顯職除冀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鉅  
鹿公卒

子渾襲爵祕書中散

子令宣通直常侍

崇宗人醜善太祖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禦侮左右從征窟咄劉顯破平  
之又從擊賀蘭部平庫莫奚拜天部大人居於東蕃卒

子莫提從平中原爲中山太守除寧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陽陵侯卒

子吐太宗世散騎常侍卒於侍中鎮東將軍

子敦輔國將軍西部都將賜爵富平子卒

子純襲爵歷散騎常侍光祿勳高祖時右衛將軍尋除右將軍河州刺史卒贈

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子威襲爵直閣將軍

威弟裕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裕子禮東牟太守

禮弟略武定末魏尹丞

純弟饒歷東宮庶子汲郡太守世宗時爲懷朔鎮將東北中郎將幽幽涼三州  
刺史肅宗世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在公以威猛見稱卒時年  
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相州刺史謚曰安

子顯壽長水校尉

顯壽弟顯業卒於散騎侍郎

子子琳舉秀才爲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有功除尙書屯田郎中出帝卽位以攝儀曹專封高唐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孝靜初鎮東將軍司州別駕以占奪民田免官爵久之何至羅國主副羅越居爲蠕蠕所破其子去賓來奔齊獻武王奏去賓爲安北將軍肆州刺史封高車王招慰夷虜表子琳爲去賓長史復其前封尋遷儀同開府長史齊獻武王丞相司馬卒時年五十三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尙書瀛州刺史

子伯昱

弟肅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子琳弟良字先德司空行參軍將作丞司徒祭酒安東將軍南鉅鹿太守頗有民譽入爲司徒司馬大將軍從事中郎中書舍人武定六年卒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鼎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

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享廟庭抑亦尙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其優乎顓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弼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終罷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蓋多醜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魏書卷二十七





魏書卷二十七考證

穆崇傳領軍元義當權熏灼○豎本義誤文當誤官今改正

魏書卷二十七考證



魏書卷二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六

和跋

奚牧

莫題

庾業延

賀狄干

李栗

劉潔

古弼

張黎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國附臣跋以才辯知名太祖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頻使稱旨拜龍驤將軍未幾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尙書鎮鄴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臺和長史李辨殺和求援於跋跋率輕騎赴之既至辨悔閉門拒守跋使尙書郎鄧暉說之辨乃開門跋入收其府藏德聞之遣將率三千騎擊跋跋逆擊大破之擒其將士千餘人而還於是陳頽之民多來向化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率衆五萬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原太守太祖寵遇跋冠於諸將時羣臣皆敦尙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材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

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儻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  
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  
解其微意詐稱使者云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  
回幸材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  
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卽除散後世祖蒐狩  
之日每先祭之

少子歸從征赫連昌有功拜統萬將軍賜爵成臯男與西平安頡攻虎牢拔  
之進爵高陽侯後以罪徙配涼州爲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  
討之還拜使持節冠軍將軍雍城鎮都大將高陽侯卒

子度襲爵尙書都官郎昌平太守卒

度子延穆司州部郡從事早卒

子安武定末給事黃門侍郎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太祖寵遇之稱之曰仲兄初劉顯謀害太祖梁眷知

其謀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語在崇傳太祖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  
之功拜爲治民長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太祖征慕容寶加輔國將軍略地晉川  
獲寶丹陽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  
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鈞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  
意興以與國通和恨之有言於太祖太祖戮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太祖之征慕容寶也寶夜來犯營  
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之欲  
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以功  
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進號左將軍改爲高邑公出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  
山東七郡事車駕征姚興次於晉陽而上黨羣盜秦頗丁零翟都等聚衆於壺  
關詔題帥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頰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山窮討盡平  
之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  
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遼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

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庚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氏寇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太祖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太祖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太祖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太祖喜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太祖既絕慕容垂以岳爲大人使詣慕容永永服其辭義垂圍永於長子永告急求援岳與陳留王虔以五萬騎東渡河救之次於秀容破山胡部高車門等徙其部落會永滅乃班師從平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驚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詔岳率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殄之百姓乃安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

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又討反人張超清河太守傳世並破平以岳爲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卽拜岳爲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後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宮岳將家僮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太祖時旣不豫多所猜惡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之界後世祖討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動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州之民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將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路皇始初從征慕容寶爲城門校尉遷司隸校尉爵高平公而誅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嘗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太祖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萇死與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與弟平率衆寇平陽太祖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唐小方

等三十餘人天賜中詔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崙與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子忿與國交好乃叛與邀留社崙馬與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太祖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狄干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尙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遙賜爵襲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太祖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旣而殺之

弟歸亦剛直方雅與狄干俱死

李粟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國少辯捷有才能兼有將略初隨太祖幸賀蘭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太祖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粟一介遠寄兼非戚舊當世榮之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太祖征慕容寶粟督五萬騎爲前驅軍之所至莫不降下遷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也粟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咳唾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興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謙之



禮自粟始也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祖父生頗解卜筮昭成時慕容氏來獻女爲公主家臣仍隨入朝賜以妻生子父提太祖時官至樂陵太守賜爵信都男卒潔性彊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爲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爲胡所執送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太宗寢疾世祖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數奏百揆世祖卽位以告反者又獻直言所在合旨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於是超遷尙書令改爲鉅鹿公世祖破蠕蠕大檀于雲中潔言於世祖曰大檀恃衆雖破膽奔北恐不懼往敗將復送死請收田訖復一大舉東西並進爲二道討之世祖然其言後大議征討潔言宜先平馮跋世祖不從勅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

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後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圍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原屯悅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飢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訓錫勳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摧彊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饗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二歲租賦潔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邦

軍至啓陽百姓爭致牛酒潔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帥以示王威潔不聽撫  
慰秦隴秋豪無犯人皆安業世祖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  
始築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世祖深納之車駕西伐潔  
爲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卒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曰辰不協擊  
鼓却陳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世祖微嫌之後潔與建寧王崇督諸軍於三  
城胡部中簡兵六千將以戍姑臧胡不從命千餘人叛走潔與崇擊誅之虜男  
女數千人潔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恃寵自專世祖心稍不平時議  
伐蠕蠕潔意不欲言於世祖曰虜非有邑居遷徙無常前來出軍無所擒獲不  
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世祖決行乃問於崔浩浩固言可伐世  
祖從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  
故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語在帝紀停鹿渾谷六日諸  
將猶不進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  
驚軍勸世祖棄車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

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  
幽之世祖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潔  
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嘗有名姓否嵩對曰有姓而  
無名窮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狄隣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  
餘人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長忤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產財盈巨萬世祖追忿言則切齒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  
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  
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縮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卽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  
侯征并州叛胡還進爲侍中吏部尙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已  
尼陂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  
于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  
遇弼僞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又與

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逕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逕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荀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尙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郊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遣永安侯賀純攻義隆塞狹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狹亭諸將以山道峻峻時又雪深用馬不便皆遲留不進弼獨進軍使元齊賀純等擊狹亭道祖

南走仇池平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發上邽高平沂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恥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恭宗總攝萬幾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尙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爲臣而遲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

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闕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遠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科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

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弼爲司徒高宗卽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寃之

張黎鴈門平原人也善書計太祖知待之太宗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世祖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加鎮北將軍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世祖詔黎領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車駕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道生拒擊之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勳恭宗薨於東宮黎兼太尉持節奉策謚焉吳王余立以黎爲太尉後以議不合旨免仍與古弼並誅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並有忠勤征伐之効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尤舉乃良將之材弼



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舊見重纖介之間一朝殞  
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乎

魏書卷二十八



魏書卷二十八考證

劉潔傳日辰不協擊鼓却陳○臣人龍按漢書明帝時公卿以反支日不受章

奏帝以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詔捐其制此言日辰不協蓋其類也

潔與南康公狄隣○狄北史作秋

魏書卷二十八考證

卷之二十八

...

...

...

...

魏書卷二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七

奚斤

叔孫建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竄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騮驢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竄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慚而逆擊竄竄掉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各領國部竄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竄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竄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敏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斤爲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從征中原以斤爲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所在屯聚拒害長吏斤與略陽公元遵等率山東諸軍討平之從征高車諸部大破之又破庫狄宿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俘虜獲雜畜十餘萬至大

峨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太宗卽位  
爲鄭兵將軍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爲亂斤討平之詔以斤世  
忠孝贈其父箠爲長寧子太宗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  
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而召伯兒入天文殿東廡下窮問款  
引悉收其黨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太宗大闢于東  
郊治兵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爲先驅討越勒部  
於鹿那山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而還又詔斤與長  
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事具蠕蠕傳拜天  
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導從世祖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  
以斤爲左輔劉義符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乃遣斤收劉裕前侵河南地假  
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  
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  
中山義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捐城遁走司馬楚之等並遣使詣斤降斤自滑臺

趣洛陽義符虎牢守將毛德祖遣其司馬翟廣將軍姚勇錯寶霸等率五千人據土樓以拒斤斤進擊破之廣等單馬走免盡殪其衆斤長驅至虎牢軍於汜東留表守輜重自率輕兵徇下河南潁川陳郡以南百姓無不歸附義符陳留太守嚴稜以郡降斤遂平兗豫諸郡還圍虎牢德祖拒守不下及虎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宗崩斤乃班師世祖卽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世祖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聞斤將至遣使告昌使至統萬見大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昌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遂奔長安斤入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業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據長安於是秦雍氐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上疏曰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盤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亡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

斤抗表固執乃許之給斤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與斤斤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遂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擒之語在頡傳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涼斤自以元帥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己深恥之乃舍輜重輕齎三日糧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後世祖克平涼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車駕將討馮文通詔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太延初爲衛尉改爲弘農王加征南大將軍後爲萬騎大將軍世祖大集羣臣於西堂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曰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國雖內不純臣而外修職貢宜加寬宥恕其微愆去歲新征士馬疲敝未可大舉宜且羈縻其地鹵簿略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終無克獲世祖不從征之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以斤元老賜安車平



決刑獄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世祖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

長子他觀襲爵世祖曰斤關西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爲公除廣平太守後爲都將征懸瓠卒於軍

子延襲爵出爲瓦城鎮將卒

子緒襲爵初爲散令後爲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開建五等封弘農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後例降爲縣改封澄城縣開國侯增邑九百戶卒

子遵襲封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侯無子國除太和中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食廟庭世宗繼絕世詔以緒弟子鑒特紹其後以承封邑鑒卒於中堅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贈龍驤將軍肆州刺史

子紹宗武定中開府田曹參軍

他觀弟和觀太祖時內侍左右太宗以其世典戎御遂拜典御都尉賜爵廣興子建威將軍尋進爲宣陽侯加龍驤將軍領牧官中郎將出爲冀青二州刺史卒

子冀州襲爵

冀州弟受真爲中散高宗卽位拜龍驤將軍賜爵成都侯遷給事中出爲離石鎮將

和觀弟拔太宗時內侍左右世祖卽位稍遷侍中選部尙書鎮南將軍賜爵樂陵公後以罪徙邊徵爲散騎常侍從征蠕蠕戰沒

子買奴有寵於顯祖官至神部長與安成王萬安國不平安國矯詔殺買奴於苑內高祖賜安國死追贈買奴爲并州刺史新興公

斤弟普回陽曲護軍

普回子烏侯世祖時拜治書御史建義將軍賜爵夷餘侯從征蠕蠕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虎牢鎮將興光中卒喪禮依其伯父

弘農王故事陪葬金陵

烏侯子兜世祖時親侍左右隨從征討常持御劍後以罪徙龍城尋徵爲知臣監出爲薄骨律鎮將假鎮遠將軍賜爵富城侯時高車叛圍鎮城兜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延興中卒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太祖之幸賀蘭部建常從左右登國初以建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拜後將軍頃之爲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國太宗卽位念建前功乃以建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反叛公孫表等爲虎所敗太宗假建前號安平公督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沁而死水爲不流虜其衆十萬餘口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太宗聞之

詔建自河內向枋頭以觀其勢仲德入滑臺月餘又詔建渡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馬竺和之建命公孫表與言和之曰王征虜爲劉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將取洛城掃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請魏帝陳將假道而魏兗州刺史不相體解望風捐去因空城而入非戰攻相逼也魏晉和好之義不廢於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將更遣良牧彼軍宜西不然將以小致大乖和好之體和之曰王征虜權住於此以待衆軍之集比當西過滑臺還爲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仲德卑辭常自言不敢與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與劉裕相聞以觀其意裕答言洛是晉之舊京而羌姚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之計久矣而內難屢興不暇經營司馬休之魯宗之父子司馬國璠兄弟諸桓宗屬皆晉之蠹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以圖晉是以伐之道由於魏軍之初舉將以重幣假途會彼邊鎮棄守而去故晉前軍得以西進非敢憑陵魏境裕以官軍在河南恐斷其前路乃命引軍北寇及班師乃止語在帝紀建與南平公長孫嵩各簡精兵二千

觀劉裕事勢語在嵩傳遷廣阿鎮將羣盜斂跡威名甚震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建濟河劉裕兗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遠東入青州司馬受之秀之先聚黨於濟東皆率衆降建入臨淄劉義符前東牟太守清河張幸先匿孤山聞建至率二千人迎建於女水遂圍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義符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建以功賜爵壽光侯加鎮南將軍建表曰臣前遣沙門僧護詣彭城僧護還稱賊發軍向北前鋒將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將軍到彥之軍在泗口發馬戒嚴必有舉斧之志臣聞爲國之道存不忘亡宜繕甲兵增益屯戍先爲之備以待其來若不豫設卒難擒殄且吳越之衆便於舟楫今至北土舍其所長逆順旣殊勞逸不等平寇定功在於此日臣雖衰敝謀略寡淺過蒙殊寵忝荷重任討除寇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馬枕戈思效微節願陛下不以南境爲憂世祖優詔答之賜以衣馬建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彥之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建追擊大破之斬

首五千餘級遂至鄒魯還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爲義隆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治軍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尙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勳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世祖悼惜之謚曰襄王賜葬金陵

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爲己援俊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太宗卽位命俊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

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詔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太宗甚痛悼之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侍中司空安城王諡孝元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既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遂合葬焉俊既爲安城王俊弟隆襲父爵降爲丹陽公少聰慧知名稍遷北部尙書有當官之稱轉尙書令出爲涼州鎮大將加鎮西將軍隣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專作威福遂相糾發坐伏誅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太宗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碑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

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魏書卷二十九



魏書卷二十九考證

叔孫建傳青兗輟不爲寇○輟北史作輒

魏書卷二十九考證

魏

書

卷二十九考證

中華書局聚

卷之二十一

孫君...

...

魏書卷三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八

王建

安同

樓伏連

丘堆

娥清

劉尼

奚眷

車伊洛

宿石

來大千

周幾

豆代田

周觀

閻大肥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尙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尙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右大夫建兄回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回父子伏誅其謹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隸五千戶爲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

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羣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虛空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義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太祖既而悔焉後從征慕容寶拜冠軍將軍并州既平車駕東出井陘命建率五萬騎先驅啓路車駕次常山諸郡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萬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踰城走信都降車駕幸鉅鹿破慕容寶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麟爲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爲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

山平賜建爵濮陽公烏丸庫偃宮鳴聚黨爲寇詔建討平之遷太僕徙爲真定  
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初建兄亘居以建功賜爵卽丘侯  
無子建以子斤襲兄爵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大長秋世祖征赫連昌遣  
斤部造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北將軍時并州胡會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  
斤鎮虜慮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魏甚收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彥之寇河南世祖  
西征赫連定以斤爲衛兵將軍鎮蒲坂關隴平斤徙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  
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  
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  
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按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建孫度太宗時爲虎牢鎮監軍世祖卽位徵拜殿中給事遷尙書從征赫連昌  
討蠕蠕並有功賜爵濟陽公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  
合擊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於湖陸大破之後出鎮長安假節都督秦涇梁  
益雍五州諸軍事開府卒諡曰莊

子安都襲降爵爲侯世祖拜爲太子庶子出爲鄯善鎮將高宗時爲內都大官  
卒

子買得襲

建曾孫樹以善射有寵於顯祖爲內侍長稍遷尙書賜爵歷陽侯加龍驤將軍  
員外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遠  
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爲殿中郎將苻堅滅暉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沒入苻  
氏宮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見太祖有濟世之才遂留  
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太祖徵兵於慕容垂事在窟咄傳同頗  
使稱旨遂見寵異以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賜功  
臣同以使功居多賜以妻妾及隸戶三十馬二匹羊五十口加廣武將軍從征  
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太祖乃增築重圍以拒興同進計曰臣受遺諸絳  
督租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

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重圍難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城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與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加安遠將軍詔同送姚興將越騎校尉唐小方等於長安清河王紹之亂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衆皆響應奉迎太宗卽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又詔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竊見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鍼工古彤爲晉陽令交通賄賂共爲姦利請案律治罪太宗從之於是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四戶一人欲治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疾同得衆心因此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宗以同擅徵發於外檻車徵還召羣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太宗以同雖專命而本在爲公意無不善釋之世祖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輔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祿大夫世祖出鎮北境同與安定王彌留鎮京師世祖卽位進爵高陽公拜光祿勳

尋除征東大將軍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太宗時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其公清奉法皆此類也同在官明察長於校練家法修整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姓所苦神廟二年卒追贈高陽王謚曰恭惠

屈子陽烈散騎侍郎賜爵北新子

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太宗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太宗以原輕敵違節度加其罪責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守雲中寬和愛下甚得衆心蠕蠕屢犯塞原輒摧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世祖卽位徵拜駕部尙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軍五道並進大檀驚駭北遁還尙書左僕射河間公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從征赫連昌入其城而還車駕北伐蠕蠕遁走世祖聞東部高車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將遣襲之諸將皆以爲難世祖不從遣原與侍中古弼率萬騎討之大獲而還車



駕征昌黎原與建寧王崇屯于漠南以備蠕蠕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爲逆事洩伏誅臨刑上疏曰臣聞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先臣同往因聖運歸身太祖竭誠戮力立效於險難之中臣以頑闇忝備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誠仰報恩澤而魯元姦佞構成員錦天威遂加合門俱戮此乃命也非臣之枉但魯元外類忠貞內懷姦詐而陛下任以腹心恐釁發肘腋臣與魯元生爲怨人死爲讐鬼非以私故謗毀魯元不復眷眷披露誠款原弟頡頏弟聰爲內侍聰弟蔭爲龍驤將軍給事黃門侍郎賜爵廣宗侯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

頡辨慧多策略最有父風太宗初爲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回避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爲忠特親寵之宣城王奚斤自長安追擊赫連昌至于安定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深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

督租於民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芻牧者不得出土卒患之頡進計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無謀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其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飢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困乎斤猶以馬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將帥所乘足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銳且昌猾而無謀每好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於陳前自接戰軍士識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衆亂昌退頡等追擊昌馬蹶而墜頡擒昌送於京師世祖大悅拜頡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斤恥功不在己輕追昌弟定於平涼敗績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以援赫連定世祖以兵少乃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于衡關世祖

西征赫連定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彥之遣將姚繼夫渡河攻冶坂  
頡督諸軍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投水者甚衆遂濟河攻洛陽拔之擒義隆將二  
十餘人斬首五千級進攻虎牢虎牢潰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又與琅邪  
王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儵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獲萬餘人  
乃振旅還京師神龜四年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王諡曰襄頡爲  
將善綏士衆及卒義隆士卒降者無不數惜

同第階太宗時爲樂陵太守卒

長子國位至冠軍將軍賜爵北平侯杏城鎮將

國弟難有巧思陽平王杜超督諸將擊劉義隆難參征南軍事以功表爲清河  
太守世祖時諸將頻征和龍皆以難爲長史鑿山堙谷省力兼功遷給事中從  
駕南征造浮橋於河以功賜爵清河子卒

子平城襲爵官至虞曹令爲乙渾所殺

樓伏連代人也世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太祖初從

破賀蘭部又從平中山爲太守斬逆賊張勳從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太祖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伏連招誘西河胡曹成等七十餘人襲殺赫連屈子吐京護軍及其守士三百餘人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餘家太宗嘉之拜成等將軍賜爵列侯徵伏連爲內都大官世祖卽位進爲廣陵公轉衛尉徙光祿勳世祖征蠕蠕伏連留鎮京師進爵爲王加平南大將軍又除假節督河西諸軍鎮西大將軍出鎮統萬真君十年薨諡曰恭王

子真襲降爵爲公從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騎常侍尙書安北將軍徙爲湘東公從征涼州還卒於路諡曰莊公

子千襲降爵爲侯

真次第大拔歷位尙書散騎常侍征西將軍賜爵永平侯高祖初爲中都大官卒贈平東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

子稟字法生襲拜太子宮門大夫稍遷趙郡太守更滿還京除冠軍將軍城門校尉出爲征虜將軍平城鎮將遷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衛尉少卿卒年五

十八贈撫軍將軍恆州刺史

子貴宗武定中伏波將軍開府水曹參軍

伏連兄孫安文從征平涼有功賜爵霸城男加虎威將軍後遷三郎幢將卒高祖初以其子毅貴追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陽平公諡曰定

毅歷位內外稍遷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尚書右僕射以擒反人梁衆保加侍中本官如故後例降爲侯出除使持節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克饗高祖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同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由寒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匡不逮毅稽首對曰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恆節今隆冬雪降固是其時又禮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高祖曰昔劉秀將濟津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天意故也後轉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楊平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

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與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賜九利涉豈卿所知也太和二十一年卒賜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以忠謹親侍太宗卽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與叔孫建等討滅山胡劉裕沂河西伐詔堆與建自河內次枋頭以備寇盜姚泓旣滅堆留鎮并州赫連屈孑遣三千騎寇河西堆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擊走之以功賜爵爲侯世祖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世祖卽位進爵臨淮公加鎮西將軍徙爲太僕世祖征赫連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萬人爲後繼昌戰敗南奔世祖遣堆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略地關右昌貳城守將堅守不下堆與清攻拔之詔堆班師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許之堆斤合軍與昌相拒擊士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爲昌所襲敗績堆將數百騎還城斤追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所擒堆聞而棄

甲走長安復將高涼王禮棄守東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安頡斬堆延和  
初詔曰堆國之肺腑勳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  
其子跋封淮陵侯加安遠將軍後征蓋吳戰沒

子麟襲爵歷位駕部令出爲瑕丘鎮將假平南將軍東海公遷東兗州刺史卒  
官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振威將軍劉裕遣將朱超石寇平原至  
畔城遁還清與長孫道生追之至河獲其將楊豐還拜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徒  
河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太宗南巡幸鄴  
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河略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林藪  
拒射官軍清等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須昌侯清與幾等遂鎮枋頭世  
祖初清自枋頭還京師假征南將軍進爲東平公蠕蠕大檀徙居漠南清與平  
陽王長孫翰從東道出長川討之大獲而還轉宗正卿尋從征蠕蠕又從平統  
萬遂與奚斤追赫連昌至安定與昌相持及安頡擒昌昌第定西走斤追之清

欲尋水而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所擒世祖克平涼乃得還後詔清鎮并州討山胡白龍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遂屠其城遷平東將軍與古弼等東討馮文通以不急戰文通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遂卒於家

子延官至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南平公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曾祖敦有功於太祖爲方面大人父婁冠軍將軍卒贈并州刺史尼少壯健有膂力勇果善射世祖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加振威將軍宗愛旣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惟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尙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尙書陸麗謀曰宗愛旣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尙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



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勅兵而入奉高宗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又進爵東安公尋遷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進封爲王出爲征南將軍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徵爲殿中尙書加侍中特進高宗末遷司徒顯祖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

子杜生襲爵世宗時寧朔將軍步兵校尉熙平初卒贈龍驤將軍朔州刺史謚曰克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太祖時有戰功太宗時爲尙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世祖初爲中軍都曹尙書復鎮虎牢賜爵南陽公加使持節侍中都督豫洛二州河內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尋徙鎮長安世祖幸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世祖平姑臧遣眷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

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眷討平之虜男女四千餘人世祖征蠕蠕以眷爲尙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恆修職貢世祖錄其誠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匹緇衣一具金帶鞞帽伊洛大悅規欲歸闕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其弟天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又招喻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虛引蠕蠕三道圍歇并遣使謂歇曰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爾爵號歇固守連戰久之外無救援爲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詔伊洛曰歇年尙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伊洛令歇將弟波

利等十餘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  
王如故興安二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諡曰康王賜綿絹雜綵五百匹  
衣二十七襲葬禮依盧魯元故事

歇襲爵皇興末拜使持節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卒

子伯主襲爵

波利天安二年拜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卒

兄子洛都襲爵

宿石朔方人也赫連屈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四年文陳父子歸闕太祖嘉  
之以宗女妻焉賜奴婢數十口拜爲上將軍祖若豆根太宗時賜姓宿氏襲上  
將軍父沓于世祖時虎賁幢將從征平涼有功拜虎威將軍侍御郎賜爵漢安  
男轉中散遷給事兼領工曹從駕討和龍以功賜奴婢十七戶真君四年從駕  
討蠕蠕戰沒世祖悼惜之詔求沓于子時石年甫十一引見以幼聽歸年十三  
襲爵擢爲中散從駕至江拜宣威將軍興光中遷侍御史拜中壘將軍進爵蔡

陽子典官曹遷內行令從幸苑內遊獵石於高宗前走馬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高宗嘉之賜綿一百斤帛五十匹駿馬一匹改爵義陽子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整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尙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天安初遷散騎常侍吏部尙書進爵太山公爲北中道都大延將興元年卒追贈太原王諡曰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比部侍御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太祖避難叱候山參創業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入議大千驍果善騎射爲騎都尉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鍔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遷內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世祖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侍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

大千馳救賊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從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將軍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闕賊北叛大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爲前鋒大破虜軍世祖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大千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世祖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世祖悼歎者良久詔曰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諡曰莊公。

子丘頽襲爵降爲晉興侯拜安遠將軍從駕到江進右將軍和平中遷中散轉相曹都典奉事皇興四年卒贈寧南將軍陳留公諡曰簡

子萇襲爵

丘頽弟提官至監御曹給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濮陽侯太和十年卒

周幾代人也父千有功太祖之世賜爵順陽侯坐事死幾少以善騎射爲獵郎太祖卽位爲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尙書神瑞中并州飢

民遊食山東詔幾領衆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常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雀於林慮山猛雀遺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後爲寧朔將軍拒司馬德宗將劉裕於南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趾侯世祖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磳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追贈交趾公諡曰桓

子步襲爵卒

于安國襲爵太和中討蠕蠕失利伏法爵除

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與奚斤前鋒先入擒劉義隆將毛德祖并長史司馬三人以功遷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世祖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駕平昌以戰功賜奴婢十五口黃金百斤銀百斤神璽中討蠕蠕賜爵關

中侯從討平涼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從討和龍戰功居多遷殿中尚書賜奴婢六十口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公加平東將軍從駕南討轉太子太保出爲統萬鎮大將與安中卒贈侍中安東大將軍長廣王諡曰恭

子求周爲內三郎從駕到江賜爵五等子又進爵爲侯後襲父爵爲吏部尚書皇興二年卒贈征北大將軍長廣王諡曰簡

子多侯襲爵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軍陳必應募先登以功進爲軍將長史尋轉軍將擊赫連屈丐有功賜爵安川子遷北鎮軍將世祖卽位從討蠕蠕以軍功進爲都副將鎮雲中神廟中又討蠕蠕大獲增爵爲侯從征平涼進爵金城公遷爲都將從破離石胡加散騎常侍轉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

諸將私分之世祖大怒黜觀爲金城侯改授內都大官出除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復爵金城公撫馭失和民薛永宗聚衆於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爲流矢所中世祖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世祖怒絕其爵

子豆初爲三郎遷軍將卒于長樂太守

閻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時與其弟大壘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尙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並爲上賓入八議太宗卽位進大肥爲內都大官增爵爲侯神瑞中爲都將討越勒部於跋那山大破之秦常初復爲都將領禁兵討蠕蠕獲其大將莫孤渾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略地高平金鄉東至泰山假大肥使持節安陽公鎮撫陳汝世祖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還爲內都大官出除使持節冀青二州刺史假滎陽公尋徵還位特進復出爲冀青二州刺史尋入爲內都大官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尙濩澤公主又爲都將擊大檀大破之還至渴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已尼陂又征平涼並有功世祖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追贈中



山王

子賀早卒

大肥弟麟襲爵出爲仇池鎮將卒無子

弟鳳襲爵高宗時爲內都大官出爲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無子爵除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爲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怱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從討和龍遷虎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涼州軍將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爲子遷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入爲知臣監出爲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徙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爲民高宗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顯祖卽位爲北征都將復爲都將南攻懸瓠破劉彧將朱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常侍進爵安城侯顯祖嘉其聲效復賜衣服轉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頓擊之獲智度送京

師撥卒贈冠軍將軍謚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世祖初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陳前後以功屢受賞賜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劉義隆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從駕至江真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還攻盱眙真功居多遷給事中典太倉事高宗卽位拜冠軍將軍進爵都昌侯遷散騎常侍選部尙書時丁零數千家寇竊并定真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定州刺史許崇之併力討滅從駕巡東海以真爲寧西將軍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賀略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真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傳檀等反叛氐民咸應其衆甚盛真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遵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

撫慰之皆怡然安靜咸陽民趙昌受劉威署龍驤將軍扇動鄂盩屋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真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鄂縣民王稚兄弟聚一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真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真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延興二年卒歸葬京師謚曰烈

于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累遷歷長安鎮將拜安南將軍濟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陽侯京兆王愉爲徐州刺史以延爲愉府司馬帶彭城內史正始初除武川鎮將入除太僕卿都督沃野武川懷朔三鎮諸軍事安北將軍懷朔鎮大將加散騎常侍正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復除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第什賈太府卿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拜都官尚書卒於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國祖肥濮陽太守父匹知世祖時爲西部長樂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高宗末爲平原鎮都將劉瑒徐州刺史薛安都歸誠請援詔遣尉元率衆救之洛拔隨元入彭城或將張永遣將王茂之領兵五千向武原援其運車元遣洛拔率騎詣武原擊之格戰二日手殺九人奪賊運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仍共擊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加建義將軍年五十六卒

長子文祖顯祖以其勳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辯超授陽平太守未拜轉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諠擒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劉尼忠國異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

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  
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魏書卷三十



魏書卷三十考證

安同傳同長子屈○本卷安同父屈任慕容暉爲殿中郎將此云同長子屈是祖孫同一名也當有誤

丘堆傳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臣人龍按前云堆進爵臨淮公此云淮陵恐卽臨淮之訛也

魏書卷三十考證

珍傲宋版印



魏書卷三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九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能左右馳射武藝過人。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後與寧朔將軍公孫蘭領步騎二萬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既而車驚。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卽賜其各馬及趙魏平定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卽吾之黥彭，大賜金帛，進假新安公。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羆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太祖顧而謝之，永興中關東羣盜大起，西河反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卽以本號留鎮平陽，轉鎮遠將軍，河內鎮將，賜爵新城男。栗磾撫導新邦，甚有威惠。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

進裕遺粟磾書遠引孫權來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粟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稍將軍粟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奚斤之征虎牢也粟磾別率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於金墉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將軍如故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粟磾刊闢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旣設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幸盟津謂粟磾曰河可橋乎粟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大軍旣濟太宗深歎美之世祖之征赫連昌敕粟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襲陝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平統萬遷蒲坂鎮將時弘農河內上黨三郡賊起粟磾討之轉虎牢鎮大將加督河內軍尋遷使持節都督兗桓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枋頭都將又爲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太尉公粟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世祖甚悼惜之

子洛拔襲爵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車駕征討恆在侍衛擢領監御曹事從征涼州既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御曹令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君不宜逆自結納恆畏避屏退左轉領候官曹事頃之襲爵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又爲外都大官會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私署王侯高宗詔洛拔與南陽王惠壽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徙其惡黨三千餘家於趙魏轉拜侍中殿中尙書遷尙書令侍中如故在朝祇肅百寮憚之太安四年卒時年四十四洛拔有六子

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延興初敕領寧光宮宿衛事遷屯田給納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贓罪洛侯目辰等皆致大辟提坐徙邊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衛監總督禁旅從幸中山車駕還次肆州司空苟頹表沙門法秀誼惑百姓潛謀不軌詔烈與吏部尙書闕丞祖馳驛

討之會秀已平轉左衛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中尚書賜帛三千疋于時高祖幼沖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加散騎常侍遷前將軍進爵洛陽侯尋轉衛尉卿從駕南征加鎮南將軍及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高祖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異卽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還舊都以鎮代邑敕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朕以此事相託願非不重也烈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洛陽高祖嘉其勳誠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曰臣上或近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請乞黜落高祖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

沖璽書述金策之意語在陸叡傳是逆也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而爲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概不謝金日磔也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祖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決宛鄧旣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三年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顥達入寇馬圈高祖與疾赴之執烈手曰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宮以輯遠近之望顥達破走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總一六軍祕諱而返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世宗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憫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恆州刺史烈不願藩授頻表乞停輒優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告時世宗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世宗聞之甚以慰悅及駕還宮禧已遁逃詔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

人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六十五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錢二百萬布五百匹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烈有五子

長子祚字萬年太和中爲中散稍遷恆州別駕襲父爵除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卒贈平州刺史

祚子若襲爵多酒過爲叔父景所搗殺

子順襲卒

子馥襲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世宗卽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也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付留守

之重計防遏有在必無所慮世宗卽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量  
 世宗還宮撫背曰卿差彊人意賜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  
 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父憂去職未幾起  
 復本官遷司空長史于時太傅錄尙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  
 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  
 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寧詳亦慚謝遷征虜將軍  
 餘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尋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  
 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  
 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  
 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世宗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  
 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秋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  
 賊罪顯暴者以狀申聞守令已下便卽行決與撫軍將軍尙書李崇分使二道  
 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還除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遭繼



母憂不行服闋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  
尙書元暉度支尙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氏族高攀忌其爲人欲密  
出之乃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授安北  
將軍定州刺史世宗旣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密遣中  
使詔曰自比股肱褫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  
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延昌初除都官尙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  
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恆以禁衛相  
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  
不輕其出入周旋恆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  
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  
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  
肅宗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  
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尙書令總攝百揆奏

中宮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連等屬色不  
 聽寢門下之奏宮闈侍中黃門但牒六輔姓字齋來孫伏連等密欲矯太后令  
 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卽於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  
 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  
 分減一忠既擅權欲以惠澤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天下  
 之民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忠自高陽王雍自云世宗本  
 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  
 之功諷勳百寮令加己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  
 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百寮咸以爲然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  
 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  
 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  
 莫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  
 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

宮忠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尙書令加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于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位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竊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闕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恆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茅土者正以畏追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讚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尙書臣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案王顯陰結姦徒志爲不逞高攀遠同凶逆遙構禍端無將之罪事合洿戮而忠等徵罪唯以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曆聖后別宮母子隔異溫清道絕皆忠等之咎過方厥勳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

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草心奉上不以趣捨虧節是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勳廣魏之勳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以稱美竊唯宮車晏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心家國書誥往來憤氣成疾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世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勅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並

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糾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追罪  
餘如奏又詔曰忠以往年大諱之際開崇邑土然酬庸理乖有司執奪豈宜一  
謬棄其餘勳也但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  
國公邑五百戶初世宗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  
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理必萬全計之上者忠等從之  
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  
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師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  
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病未拜見裴郭爲崇忠自知必  
死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  
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己之初臣復得猥攝  
禁戎緝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睿明御萬  
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  
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痼疾自去秋苦痢纏綿迄

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  
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第第二  
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  
忠表如此旣誠勳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  
效忠薨年五十七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  
斤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戇好殺案謚法剛  
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  
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謚武敬公二卿不同事奏靈太后  
令曰可依正卿議于氏自曾祖四世貴盛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尙書令三開  
國公忠性多猜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  
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寶貨事初瓌保元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  
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  
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爲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

承超名齷齪爵尋卒

子世衡襲齊受禪例降

忠第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稍遷步兵校尉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食殘受納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忠薨後景爲武衛將軍謀廢元義義黜爲征虜將軍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總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

烈弟敦自中散遷驍騎將軍景明中假節行并州事除征虜將軍恆州刺史卒官贈使持節平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昕員外郎直後主衣都統揚烈將軍懷朔武川鎮將中散大夫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洛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恆州大中正又遷撫軍將軍衛尉卿出爲鎮東將軍殷恆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領左右天平中卒贈都督冀定州諸軍事衛將軍尙書僕射儀同三司謚曰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中渤海太守

揚仁弟義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義羅弟子榮魯郡太守

敦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之風自中散稍遷光祿大夫守尚書賜爵武城子太和中歷朔華并恆四州刺史

子礫襲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卒贈右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

子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暉弟道揚儀同三司開府諮議參軍

礫弟祗卒於司徒掾贈鎮遠將軍朔州刺史謚曰悼

祗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勁事在外戚傳

勁弟須中散遷長水校尉稍遷武衛將軍太府卿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冀州長史重贈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謚